明語林

明語林卷七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箴規

高帝嘗怒宋景濂欲誅之高后因御膳命以齋進上問故后曰聞誅宋先生聊爲持齋以資冥福上即馳使赦之

高祖嘗御西鷹房觀海東青鷹奉唐肅上應制詩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

憶當年魏鄭公上覽詩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高帝手書欲爲諸王師教頗嚴毅有勿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其子顧怒之耶帝威乃霽

仁宗留守南京時畏讒邪解大紳應制題虎顧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攖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覽詩大感悟

胡文穆母喪服闋還朝文帝問民疾苦對曰百姓猶自安惟有司窮治建文餘黨枝牽蔓引波及善良覺殊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疾遂往問之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曰今日豈公遄歸時耶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然未嘗不內媿

曹月川以父最佞佛乃作夜行燭一帙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忱行部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人教諭朱晃進曰

請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屬因怒傷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謝過

王公度茲與李執中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王抗志寡交李出入里閈博奕諧謔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爲逐細民戲狎不自愛李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耶人兩是之

薛德温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温得釋

王振矯詔梏李祭酒時勉會昌伯孫繼宗雅知祭酒賢會其生辰太后使內監來上壽伯曰今日宴殊不樂使問故伯曰比歲皆得賢公卿賀國子李先生餽不過方帨然得其辱臨爲幸今方荷校使子席無此安所藉榮內使反報太后讓帝時勉遂釋

林都諫聰爲王文所陷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濙不肯署稱病臥數日景帝遣問對曰老臣無病聞殺林聰驚悸成疾帝立釋聰

景帝初欲易儲將謀之金英殊難爲言謂之日七月二

日東宮之誕也英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二日也帝嘿然

景泰冊懷愍爲太子向書楊仲舉翥以郕邸舊人自吳入賀陳命事祚一見語之曰異哉此行不以諫以賀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伶人戲爲老人部糧以米濕責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爲之悟

陳白沙就學康齋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

穀其子從之作厲聲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懶惰奚爲于伊川之門白沙悚然

白沙名重一時英傑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獨斥其禪寓書張東白元禎曰公甫清虛灑脫不屑爲下學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風無所持護道本大同而曰至無而動理本至實而曰致虛立本使人皆不可曉望以相喻公甫高明應憬然有省又寓書羅一峯謂公甫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儱侗自大非見此道之精微實乃莊佛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易切實端不如是

張廷祥元禎和白沙詩有靜必有動天理實自然苟徒泥于靜反爲靜所纏我與二氏異正在些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姑上絃又謂其門人容彥昭陳秉常曰生安以下罔不由學學中光明如燭如鏡苟一事未解如燭被物籠鏡受垢蝕學所以撤籠剝垢正以資之非以害之也微學則籠無由撤蝕終不磨矣又狂生畧窺影響便爾叫拍謂得人未有之眞樂鄙禮法爲土苴咄簡冊爲糟粕顚沓老死可憫可慾

黎文僖淳門生尹華亭嘗寄以雲布文僖不受責之曰

古之爲令拔葵𣅿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須荷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廣見僚屬有貪墨者則多遺之箒曰此不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穢也

李西涯致政後楊邃菴一淸載酒肴過其懷麓堂爲壽觴有金卮西涯目屬之曰公近亦有此邪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復用以觴

秦王請陝西㫒田貽緣中官武宗許之趨閣臣草制楊公廷和蔣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儲獨承命上草制曰太

祖之令禁益藩封誠慮土地既廣將啟異圖朕念親親畀地于王愼毋收聚奸人多蓄士馬毋聽姦人謀爲不軌以危社稷上覽制驚曰寍遽爾耶遂勿與

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爲文量之法民頗患之劉文恭鉉林居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役

王龍溪畿學王艮知當下自足羅念菴洪先曰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宛然顧以私欲之盤固血氣之飛浮而欲從心所發任意而行以存心爲拘迫視

改過爲粘綴蕲取善爲擬跡指譸倫爲情緣將使天下
蕩然無歸悍然自恣斯爲病道不淺已而邂逅龍溪龍
溪問何以贈我曰以陽明先生之學惜也速亡未至究
竟公等受毀煉已久證印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
非先生負公等公等實負先生

陳長公[案]歸里臨司歲造公或其人非長者而後則徐
出所飯麥强飯之曰余田父廿也又多吳語刺刺是非
歲遂巡避去

午溪僉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趙文華俾折

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晩脫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淑則令人挾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

有年少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叔明原鼓曰誰使君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祇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

王元美意嘗不肯下子瞻一日陳仲醇繼儒曰公不及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篇較似輸元美憮然

魏莊渠校與呂涇野柟云近來學者多病好名之心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嘗以此意告之

王冏伯士騏元美子嘗語錢受之先人構弇山園壘石架峯以堆積爲工吾爲沁園土石竹樹與池水映帶取空曠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爲園喻家學乎冏伯笑而不答

王都沈逌之入垣省皆上特簡王語沈曰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人當思負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

迅爲悚然迅後以保障鄉里闔門死難

李給諫清賜環北上其族兄喬爲吳相國甡甥謂之曰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祇不爲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牘利則倚同邑相公爲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

棲逸

宋景濂劉伯温葉琛章三益同赴召出雙溪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縚青絲纙立于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劉急延入舟中宋疑問

此何人劉曰桐廬徐方舟也四人聞其名躍而起驩甚酌酒别去後劉數薦起之遯居江皐莫知其跡

馬山人不知其名居馬跡山故稱馬山人爲柁工從上大戰彭蠡賴以濟不受官賞惟日求美酒命光祿給之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所終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陰之虞門里帝爲天子遂隱去洪武初徵之甚急先生恐爲有司累閒之金陵持雞酒䟽道而入帝與班坐歡飲如微時贈以金玉角三帶

取其侑者亡何掛帶而去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來訪希顏方在途中枕囊側卧前驅蹴之已知是希顏遂與班荆傾囊以別

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層樓出梅上積書數百卷蕭然塵外道人時時唱淸江歌人爲作迴波引和之

錢芹以督府掾謝職歸姚克一善數求見之不得俞貞木亦見禮于克一克一使吏饋之菜誤致芹所芹受之

吏覺其誤以語貞木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遺乎先生賢府公故也其歸報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錢先生許我矣詰旦往謁使吏先芹不可亦不欲庭謁請月見于澤宮

韓高士奕與王仲光友善偕隱于醫姚克一守吳造請之高士匿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高士走偈伽山克一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初黃鉞與楊滌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滌怨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明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鉞曰毋恐當詣尹爲言遂說尹罷稫

陳亮少懷靜嘿兼修無競洪永間詔求遺逸郡縣或相推轂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跡明時游戲泉石那便以爵服縈人

王仲光賓高節不仕姚克一枉謁之仲光以手抵門問汝爲誰對曰姚善乃啟門留坐及報謁向府門再拜而返善知之急馳追固請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既遭鼎革益晦迹淸狂獨居無妻子家貧賣藥自贍嘗以藥黥面皮肘股間皆成瘡痏髮短服芒屩竹杖行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

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遁去依莊浪豪爲家爲傭取値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肯脫夏郎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問不答每聞其吟哦或哭泣聲有留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走避都官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

王仲光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

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補鍋匠往來嬰慶間爲人補鍋所至不三日輙去夜嘗寄宿蕭寺有馬翁亦不知何許人教授童子題詩稱馬二或馬生或塞馬先生一日補鍋匠忽遇于市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谷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性天遁金華東山披麻戴笠終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大呆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尸縣于林木足矣

雪菴和尚居松栢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

中流朗誦一葉輙投一葉于水投已輙哭哭已又復讀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即拉牧豎與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會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則已食已晝詩于溪沙已則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從後遽持之得二句曰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革除流寓常山松嶺爲人易直能飲飲酣輙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濺泪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披衣起題詩于壁悲吟達旦江

西一𧗠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不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釣筒問其名不答

陳海雍隱于清江遯世無悶陳白沙常以易義叩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蓋海雍也白沙往謁適龍潭被簑笠犂于田乃延至家與析疑義白沙既去龍

潭曰吳子非愛我者

杜淵孝(瓊)學綜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賢詔下有司首舉郡守況鐘兩薦皆固辭不就自號鹿冠老人晚居東原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追遙移日歸而菜羹糲食怡然自得門人私謚曰淵孝

何廷矩以文行爲學使者所器重見陳白沙卽棄舉業從之遊會將秋試毅然謝去學使者遣人追之謝曰泉石疾已在膏肓矣

趙御太僕罷官里居與農夫耦耕槃跚泥淖中晏然自

足分巡姚祥至其廬㢹時耘田遂棄鋤于田畔見之詞色自如祥問生事何寠曰差勝秀才時

長興吳琉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尚書麟方守紹興罷官卜築于南坦建業龍按察霓掛冠隱西溪郡人陸御史崑亦在罷于是皆就琉爲主而招太初山人孫一元相盟于社稱苕溪五隱而琉爲之長湖南至今以爲雅談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孫太初束髮入太白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汴謁闕里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混游貴賤常以鐵笛寉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談導引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娶婚娶人莫能識

邢用理量居葑門獨處不娶以卜自隱每作一二卦即閉肆不與人接苦生坐隅突常不煙其庭可以捕鼠客有造者多挾鈔以往停午則買食他處復就清談

邢麗文參量孫湛然高素絕意婚宦嘗獨居遇雪囊貧

無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穀命之叩門慰問邢方苦吟自若畧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連朝雨徐復往視見屋方三角墊邢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閭巨賓用隱于吳市躬耕養親常跨牛行歌人莫測其際

鄭善夫嘗入武夷雁宕陟峻搜冥都忘內顧養疴自遠殆輕人爵一時以靈運叔夜相擬

劉南坦麟斂迹嘉遯蚤參玄論雅慕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爲寫層樓圖遺之命曰神樓楊用復作後神樓

曲南坦常懸置北壁下以自娛

蔣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

江進之宰其邑目爲東海冥鴻

宋登春寓荆州買田天鵝池自署鵝池生徐學謨守荆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籜冠衣皂繒衫報謁踞上坐叒皆竊駡徐爲授室城中約來看移居屬有參謁日旰往生鍵扉卧不內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稾徑卧壁下强起之索酒酣别守後坐事廢生裹敗衲爲道士裝行乞三千里訪之海上

童子鳴以書賈博雅高行見推公卿間韓邦憲守衢過其家龍邱山隝序布衣兄弟之誼又下教邑樹綽楔左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虞原璩隱居不仕溫州何文淵時挐小舟造訪辨難商確一夕久坐不覺夜分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韭蔬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文淵嘗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來也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穀湯子重王履約履吉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徵仲寫贈碧梧高士圖

沈石田嗜竹闢水南隙地搆宇其中將以千本環植之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嘗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難之石田曰我是好人無勞憂恐父老曰六月出門豈是好人石田慚悚自失

鄭端簡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獨往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

錢叔寶穀築室支硎山下靈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

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非其人以一石支門不顧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
客歡後一日鶴死爲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
謝憲臞然鶴立葛巾木履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
暮而返
孫宗伯承恩與華亭對巷而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
孫閉門深臥而已一日着布袍負暄挾筴讀書其僕竊
語同爲尙書彼車馬塡溢相公第見莫顧問者公聞呼
謂之曰任爾輩他往留我獨處教鬼負去

傳汝舟年二十輒謝諸生其弟汝楫並著才名州縣辟爲黌宮弟子岸謝不就號卧芝山人

海寧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製短簑長笠以二寉自隨遇佳日披簑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閒喜與田翁野叟爲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爲貴人輒投袂而起

許給事相卿以排擊巨璫引疾不仕故人張璁夏言相繼枋用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卻之對使者曰我方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豈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

去矣傾子一尊聊酬子意竟不答書

陳羽伯(鳳) 讀書習隱常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

海豐楊太宰(巍) 好奇多雅致宦游所歷皆取其卷石以歸積成小山間時舉酒酬石每一石舉酒一觥亦自飲也于穀山(愼行) 雅慕其事山園種菊二十餘本當菊盛開時無共飲者獨造花下呼酒澆之驩焉酬酢徧菊本二十許亦逕酩酊

吳孺子家故饒貧中歲妻子死遂捐產買古書畫癖山

水之勝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鼈飯不足則啣糜日買兩錢菜又以樹葉爲虀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此亦飽逾粱肉

吳介肅嶽撫眞定時以分宜僇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茅屋瘠田僅贍衣食出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答曰輿人非所能辦騎馬則老不能驢實便我矯則吾不知後起公檄至僕夫白狀方趺坐導引搖首不答已乃下牀取覿便擲去

陳白雲昂隱于詩莆田倭寇攜妻豫章織屨賣卜以食

又由楚入蜀附僧舟傭爨所至其僧輒死後客金陵姚太守守又死爲人傭詩文里巷慶弔代祝誄易百錢斗米而自牓片紙扉上無則又賣卜織屨佐之閩人林古度見門牓哭入問之一扉之内床席缶竈敗紙退筆錯處狼籍檢誦之輒反向流涕嗚咽古度以鄉人也時就餅餌過之張藐山愼言語人曰今入市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在

崑崙山人張詩試順天試士皆自負几發山人命僮代之試官不許山人遂拂衣去不復試以詩名豪俊所居

一畝之宅隙間種竹每風雪飄蕭披襟流盼欣然命酌

醉輙跨驢信其所之風雨自如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況其味

邢子愿雅慕張月鹿覿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卧病入

榻前慰藉問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歎

檄縣令贈買山錢

程金家居履不及縣衛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

治五畝從田畯躬督之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

弊焉力二五畝田何倒置也

明語林卷七

明語林卷八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不祥將以應之伯溫曰頭上血衆字也傅以土得衆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海寧降報至

景中丞游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景假閱約一宵還已乃故負約同舍生怒遽訟之祭酒景曰淸私橐耳因背誦

徹卷不遺一字問生茫然莫對祭酒咤生及出以書還之曰以子過珍秘聊特相戲耳

徐武功嘗築一堰下木石則若無者因叩一僧僧無答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下當有龍穴龍惜其珠惟鐵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題謎詩云六經蘊藉已久一劍十年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恐洩天機無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劉瑊一見曰此辛未狀元四字也瑊即是科榜眼

沐陽伯金忠征閩寇周鼎參幕下有四明章文仲來謁曰聞幕下周伯器奇才願與之角沐陽出南征百韻詩朗誦一過兩人各書一通不遺一字

平湖馮汝弼與諸子避倭假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應聲曰是剿寇二字明日得報大捷

屠長卿束髮操觚睥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

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書嘗不逮誦

博識

永樂問西域進獨䏳異鳥上以問解大紳對曰此名南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鐘發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果然

宣宗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以問三楊不能對時陳繼官卑在下列出前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爾雅驗之果然

處士王准博極羣書嘗與湯公讓允勣遇于吳興蕭寺以辨博相夸詡對語移日不相下及徵青陵臺事各舉其二准問公讓止此乎復舉其一歷歷口誦無遺公讓歎服語太守岳璿曰栢原行秘書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諸司請備盜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乾清宮災同列問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亦先有熊入自南液州守高世則曰熊于字爲能火予偶憶及不幸而中耳

康德涵殫精厤數尤妙刀圭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往

往輙驗惟薄博弈不爲

楊用修登第時楊三南疏三事詢之皆生平所未了用修從容酬對本末融貫三南歎曰眞才子

武廟一日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注張爲何星欽天監悉莫能對遣內使問翰林楊用修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皆註釋注爲咮鳥喙也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注張漢書柳爲鳥喙因取二書示內使以復同館同館歎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問李西涯龍生九子其名狀云何涯

以詢編修羅玘玘疏以對一曰囚牛好音以飾胡琴二曰睚眦好殺以飾刀首三曰嘲風好險以置殿角四曰蒲牢好鳴以刻鐘鈕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好負重今以負碑七曰狴犴好繫獄今畫獄門八曰贔屭今以鏤碑緣九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是也

唐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棒靡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

豪爽

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學嘗以月夜同客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顧謂客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孫襄敏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元季丁復夏煜以詩名公遊兩人間好立機栝下紙可盡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劒起舞譁聲撼

四隣

永樂中交趾入貢使言飲量絶人上令舉善飲者敵之曾子棨自請往上問卿飲幾何曰當此二使足矣亦豈必盡臣量遂往飲徹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謝上悅曰文學不復言即飲戸詎不作我明狀元耶

曾子棨病革呼酒至醉自題銘曰六十非夭宮詹非小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盖棺此外何求白雲靑山樂哉斯丘

湯公讓少入學爲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

當筵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
去
湯公讓以周文襄薦驛召至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
下摘古今將略兵事問之應對侃侃萬衆環列聲訇然
如鍾以錦衣千戸通問裕陵于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
中國事抗對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幘誦所著平蠻論
鹵語譯者彼髯何人恨不殺之
沈孟淵遯處不仕逍遙林亭之間每日治具以待客來
若無客則令人于溪上遙望惟恐不至

高文義夫人悍妬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洲飮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詬芳洲怒撳案以棒撲夫人仆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于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峘人曰賴公一吼高氏有後

一力士李全𩦧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武功微哂因呼家人取吾棒棒乃鈍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命李試之李辭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豈與若校技

韓襄毅方集兩司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起授一布政曰公斬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殺一纍囚猶爾臨陣亦何如卿自持刀連斷之一坐眩絶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適蜀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許之計費直可千金

王威寧在大同會大雪方飲諸伎抱琵琶捧觴一千戶入與談鹵事甚晳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又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

諸伎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戸所至爲死

三原以太宰召過訪威寧三原時望重朝野威寧留之

坐甫定出酒二三行女伎攜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

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

李獻吉既以論壽寧下獄得釋適醉遇壽寧于市罵其

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壽寧恚極欲陳其事以前

疏未久隱忍而止

康德涵六十徵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既畢了無一錢第

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曰差勝錦纏頭也時鄠杜王敬

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徐昌穀搆别墅于邑北邙前後冢纍纍或𧹞𧹞曰目中見此使人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早遥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别崔每一舉百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陳約之（束）少崔侍郎（銑）三十歲雖知飲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卽往謁與轟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從者曰彼不自知顧乘我瑕而鬬我徼我健不幾敗北踉蹌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竟病咯血不起

王文成游匡廬天池山直上佛手巖巖懸山半下臨無際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顧人服其膽

貫溪用事劉子素（繪）在省垣抗疏詆之貫溪度無以難

潰其客李寶以相術來說子素怒起捽寶柱下已而從
給舍爲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碗碎地客盡驚出明
日劾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韎韋跗注兩韃騎而
馳諸徹侯弟子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
不及閒問稍知爲常評事奉大白爲壽常引滿沾醉馳
去弗顧
吳人袁景休賣卜市上劉子威鳳文章負重名景休每
抉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向人爲姍笑子威大怒厲

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耶景休仰而對曰願更受笞不能改口沓舌爲諛

胡襄愍宗憲宴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令沈嘉則作鐃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嘉則須曰沈郎雄快乃爾

儀眞王維寧家貲巨萬性豪嗜客每宴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爲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或勸其硯耕自給曰吾學書爲口耶

唐汝廸値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觴謝不能任强之艴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謬起爲謝顧之已揮鞭躍馬去

盧柟以寃繫坐死謝茂秦攜其賦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惘惘從千古哀湘而弔賈胡爲乎及出獄爲介之趙王王立召見賜金百鎰諸王更置邸延柟柟坐右坐辯說揮霍江波肆湧及鳴毫颯颯倏忽爲辭賦各得以意去旣被酒故態畢發時罵其坐人還顧囊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

趙王得謝茂秦竹枝詞酷愛之命所幸賈姬按琵琶扣度歌之及謝來詣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命止諸樂獨緪琵琶聲繁屏後已復止衆妓獨奏一闋茂秦傾聽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詞也遂命諸伎擁賈姬出拜倩容旖旎光華照人藉地竟竹枝詞十章茂秦卧山亭王使姬以袵代薦承之以胘明日更製新竹枝十四闋姬復按譜協歌不失豪髮王竟以賈歸茂秦

福清何璧跅弛放跡聚徒衆部署為俠上官捕之窮而逸去後聞歙令張濤楚人好奇為詩四章投匭撼之濤

大驚延爲上客贈以千金濤開府于遼將疏薦以布衣拜大將會罷鎮未果

沈伯和以忠俠爲駙馬楊春元所推服春元爲言國本危疑謀擁護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代藩之議抗章剴直客嘗訪其村居見牀頭樹銅簡二高與身等夜分謂客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嚷筆牘間乎因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

沈太史懋學嘗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戚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陵風長嘯慨然有封狼居胥意

周忠介順昌忤璫被逮蘇民憤怒擊緹騎至死倡者五人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俱就繫論斬或曰相國蘇人必爲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璫狂猘刺剟尸血狠籍吾五人足承歡一臠乎

明語林卷八

明語林卷九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夙惠

高祖嘗至一驛見一童子方執役問其年曰七歲上云七歲孩童當馬驛應聲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悅復其家

瞿宗吉十四歲時見楊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凌彥翀雲翰是其大父行彥翀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梢

青各一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翀驚歎呼爲小友

楊東里一歲而孤母改適羅理理爲德安丞歲時祀先恒命諸子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語故因慟哭日益感發私磨磚土如主式于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祕無知者左右窺以告羅羅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復姓

解大紳六歲時穎悟絶人其從祖常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卽應聲吟曰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又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

賈學士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

方希直五六歲時便自雄邁雙瞳炯炯目十行下鄉人呼為小韓子

李西涯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

劉御醫溥八歲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

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歲上出句曰螃蟹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張棨五歲時口授書即了了常雞鳴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已鳴何不起母曰汝才讀書豈便曉此應曰我願為此徒曉耶

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何喬新年十一翰林周仲䂓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

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吕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羲軒則采怪誕不經之談遼金則失内夏外彝之義似有未當仲規大驚因白其父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洪鍾四歲隨父入京見石坊大書索筆擬之遂得古法至京設肆鬻字憲宗聞而召之命書卽地上連畫已命書聖壽無疆字鍾握筆不動上曰得毋未解對曰是豈可地上書上稱善命舁几加橙其上一揮而就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入園中收果長幼競取獨不爲動必賜而後受學于里師時之書師令遍逐諸生受讀諸生未成句羅已成誦

倪文毅甫五歲聞隣塾書即請入遊聞侍文僖公問曰地上有天地下當亦有天盍已悟渾天之理

楊用修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時人傳誦謂淵雲再出

陳太僕沂五歲屬對八歲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賓山賦傳誦人口

[illegible]中峰㠯八歲能詩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
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

王陽明十一歲其祖竹軒公攜往京師過金山與客同
賦詩衆詩未成陽明傍占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擲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命賦
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僖甫就外傅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洒掃拂展
几席夷貴于賤夏不得揮扇文僖獨安之曰習則不勞
靜則無暑

張江陵父故徽賤給事御史府顧華玉按部至聞江陵奇童時江陵方七八歲舉止不凡入見華玉命作破以子曰二字爲題江陵應聲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華玉大異之解所佩犀帶以贈

張孝廉廷臣八歲從父令錢唐有沿司檄覬以上下廷臣見之曰僞也問何以知曰干前檄篆不類睎驗而信父曰兒任官矣有塾客邀遊西湖而一吏主飲具廷臣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語父果侵牟被訐者

林章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

裏伴過蘇卿十九年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
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

楊孟春幼穎敏八九歲背誦六經耆書十萬餘言名曰
論鑒

吳鼇潭先曾祖諱詔相攸州知州應童子試縣尹佳其牘問年幾何
曰十三尹曰子豈外黃兒矢口對曰君可中牟令

賢媛

蜀既平明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
曰向以先夫𨻶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

應死今已甘斧鑕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之賜冠帶居第京師

潮州周伯玉與妻郭真順避地村寨寨衆推伯玉爲主真順謂曰子觀寨衆矜能輕敵矜能則兵驕輕敵則寡謀必敗乃事伯玉如言謝去後寨衆爭長果殺其主寨人多積粟真順勸伯玉散之日與婢子索綯而食賊至盡焚農家積粟真順引索與伯玉貫繫賊見謂是捕鹵恣其起居因得從間道脫太祖定嶺南將軍俞良輔來征諸寨皆恐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一寨獲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閭女閭死節郡奴方四歲沒入功臣家執事爨下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禿垢無人狀後被流離依姻家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爭餽遺郡奴所受免餓而已

戴德彝嫂項氏聞靖難師渡江度德彝必仗節禍且及令諸戴盡以室逃二子方在抱匿藏山中焚家乘毀廟主獨以身留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詰之焚炙徧體乳膚爲潰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獨全

建文之難衛卒儲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謹每

哭輙走山谷中一日浣澗邊有草若席因取織之售以養姑姑卒范營葬爲廬于側年八十餘卒艸亦不生

姚少師有姊嘗事之如母旣貴還往拜之姊不肯出家人曰少師貴人執禮甚恭那得終拒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少師望見卽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扃戶且讓之終身不見

朱成國戰歿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曰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爲重殉節爲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林以乘大略爲郎時以論救黃犨坐繫妻黃氏留邸舍中朝夕籲天緹騎詗以詛咒并逮下獄以乘備嘗楚毒訊者危詞怵黃黃慷慨曰妾夫被繫焚香告天所幸者庶皇輿不出生民休息忠良獲宥國法無頗耳庸有其他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一死謝官家并謝吾夫言辭激昂神色暇裕

王仲深與三原冢宰不協有太醫院劉文泰求遷不得訐奏三原時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爲若故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于天下

安用若弔閶者快之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爲女學士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輙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笞之

錦衣王佐故陸炳父執友佐死有三别墅炳賺其二復欲得其最麗者其子不可乃誣以他罪并捕其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脅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

曰兒頃刻死母忍助天爲虐那母叱之曰死卽死何說

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

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說炳面發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

遂寢

趙王以賈姬畀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肩柩大寺傍

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詞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裝

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閭闠

嘉靖之季寇發建盜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

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

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尙節必崇于夙女愛身必明于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死

左蘿石懋第太君陳氏語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淸爲給諫疏請塙難殉義諸謚太君誦之咨嗟歎賞擊節稱快及蘿石以侍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

成樞曹德殉難妻妾寓金沙歲餘訛傳德實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屬必死名殉實

逃何顏面入世

容止

中山王長身高顴赤色儕伍咸莊憚之

王晃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兩袂軒翥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

常開平王長身白晳猿臂善射一日朕類獼猴指臂間

多秋毫

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顏嘗首箬笠衣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

質著乃君賜
師逵入太學爲御史所刻遠至闕下因服入見狀貌偉
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逵爲御史
陳京兆誘嘗奏事聲響洪徹聽者颯然上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前乃曰爾賦自殊耶每呼爲大聲秀才
慶成王生百子長襲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
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俱龍準
岳季方正修頎美髯神采秀發侍講杜謐曰此我輩中
人

于忠肅骨相異常音如洪鐘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數其不軌辭嚴正矢口成文
徐有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謂左右曰惜
有貞之寡命也許彬常退朝而入閣會雪踣于地扶服
而登有貞側項大噱詳瑄奏事誤稱學士岳正言于前
唾濺御服皆相繼出論者謂容之弗愼云
倫文敘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
韓襄毅姿貌軒偉自大同入奏事憲宗偉之留爲兵部
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達舉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

嘗目屬之既徵入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久曰是故
快御史耶可弁而將遂命代雍
吳清惠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帶穿不事修
飾
陶自强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
醜昏睡不恤
周伯器魋顏蹙鼻長上短下
萬安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
彭濟物澤腰帶十二圍雖與人偶語叱叱聲若詈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嘗戴方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

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寢陋孝宗朝充日講官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命設矮几就而聽之

陳壽巡撫延綏適大鹵在邊壽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鹵望見之遂引去

陳太常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一苦吟輒遺世務

祝京兆生而枝指自號枝山

楊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康德涵云往歲西歸見劉少師健于洛陽里第留入臥内微揭帳帷示之童顏黑髮雙瞳炯然

楊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倪尚書謙有四乳雙瞳若電子岳尤瓌異秀偉望之若神

顧文康長七尺虬鬢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若鐘在班行上每目屬之

徐存齋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須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藹然春溫襲人談論霏霏皆可屑

謝伯衣貌醜一目弱冠爲俠齊魯間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偉人

徐文長美姿儀面白晳音朗然如鶴唳常中夜呼嘯羣鶴應之

司寇蕭道亭長身偉貌瞻視非常萬曆中獻俘禮成上方御午樓朝瞰正矚道亭前口敘數百言吐納淸越神觀煥爛時人以方魏陽元

陸杰撫湖廣會肅廟巡幸召見杰偉貌美須髯進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可謂大臣

王履吉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蘊籍自將

梅國楨三試不第因攜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或効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聲如洪鐘望者卻走

文待詔晚年衣紅罽袍戴捲簷帽坐白紙窗欞下擁爐曝背劇談娓娓坐客移日忘去

孫伯諧友篪山居獨行洞簫在珮不顧俗誚飄然自怡

丁戊山人傅汝舟方顙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聶壽卿大年一目重瞳長身紫髯博通經史儀觀偉然

張處士子靜淵長髯秀目而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及酣吟興發以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草俄盈數十紙顧盻風生

麻孟璇三衡圓額方頤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飭其巾服乘馬過者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倣岳忠武像貌已笑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自新

宋仲溫克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遇貴

遊以目攝之晚痛刮劘豪習聲譽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嗚諷羣僚公讌令伶人歌焉參政岑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議母如上聞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歡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詩賦稍長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潛心道奧至忘寢食

徐昌穀天才高朗少即摛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歲奕奕神會好走狗鬬雞六博從諸少年

游一日入市買雀與鬻雀者爭相者異之出篋錢市雀送伯安曰自愛自愛異日萬戶侯也伯安奮激讀書以經術自喜

羅文莊欽順少讀禪家證道歌遽謂其理神妙天下莫喻已研繹聖經及洛閩諸書始大悔曰昔朱子斥象山爲禪葢斷之審矣又言嘗從老僧問參庭前栢子之語嗒焉靜坐遂窮日夜忽洒然朗徹見天地萬物俱在瑩湛中葢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錄以自述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聞魏莊渠來悉令撤去

董蘿石少躭吟咏至廢寢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歸

明語林卷九